



沧澜 惊情

月影兰析
作品

海外情

沧澜 惊情

月影兰析
作品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沧澜惊情 / 月影兰析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2
ISBN 978-7-5143-5673-1

I. ①沧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3618号

沧澜惊情

作 者 月影兰析
责任编辑 宋凌燕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17.75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673-1
定 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【目录】

- 第一章 黑白联姻 | 001
- 第二章 恩怨纠缠 | 017
- 第三章 暗潮汹涌 | 032
- 第四章 计中之计 | 046
- 第五章 奈何花落 | 064
- 第六章 杀机重重 | 080
- 第七章 断肠天涯 | 098
- 第八章 危机四伏 | 117
- 第九章 取舍之间 | 140
- 第十章 俱已成殇 | 165
- 第十一章 步入杀局 | 182
- 第十二章 至死靡它 | 207
- 第十三章 生死同行 | 230
- 第十四章 舍身取命 | 249
- 第十五章 母子连心 | 263
- 尾声 此心永恒 | 274

第一章 黑白联姻

室内，香烟袅袅，暗香浮动。

那是一种上等的檀香，淡雅、清新，隐隐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甜味。

四周沉静得让人昏昏欲睡。艳阳普照的夏日午后，本就是睡觉的好时机，更何况闻着这淡淡的檀香味，几乎让人误以为自己已在这香甜的睡梦之中了。

苍云守在纱帐之外近一个时辰了，但公子在午睡，他不敢出声，也不敢动。其实比起在外苦候了三个时辰的洪飞帮帮主、六个时辰的青城派掌门人，还有九个时辰的澜雨庄使者，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。

那些人不是江湖中的佼佼者，就是武林中的前辈英雄，虽然他们都很想见公子，却总会因为种种事务或是理由被公子拒之门外。

公子就是这样的人，当他在做一件他认为这个时辰应该做的事时，你绝对绝对不能打扰他，这就是沧风楼的规矩。

就像此刻，公子正在午睡小歇，在他自己没有睁开眼睛之前，你只能候着。

其实，公子也应该歇一歇。沧风楼向来事务繁重，原本还以为打败了澜雨庄，公子便能好好休息几日了，但谁也没料到，短短几日之内，武林同道中竟有近百名精英弟子莫名失踪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。

江湖传闻，二十三年前，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。一夜之内，江湖中有许多高手也是莫名失踪，这一失踪，就是二十三年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，也没有

人知道他们是生是死。

如今，江湖中竟又重演二十三年前的惨剧，武林中自然人心惶惶。这几日，各派掌门前来找公子商议此事，却总被公子以婚事为由冷言拒绝。

苍云看得出来，那些人对公子早有不满意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
放眼江湖，怕是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公子的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？但公子的才干与聪慧，却又有目共睹的。

沧风楼历任楼主，只有公子一人把澜雨庄逼到了死角。

纱帐之内终于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响动。见里头沉睡的人微动了动，苍云面上一喜，低低轻唤了一声：“公子，您醒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纱帐里的人淡淡应了声，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，夹带着一丝还未完全苏醒的慵懒与倦意。

苍云微躬了躬身，“启禀公子，洪飞帮帮主段成，青城派掌门人慕正都在外面候着，说是有要事要跟公子商量，据说，他们又失踪了好几名弟子。还有——”苍云微顿了顿，“澜雨庄的使者叶亦原昨天夜里就来了——”

“嗯。”帐内的人依旧轻应了一声，然后淡淡地道，“苍云，倒杯水给我。”

“是。”苍云领命而去，不一会儿，端着杯热茶送到床前。

“公子，茶。”

一只苍白修长的手掀开了白色的纱帐，白衣散发的男子从床里探出了头来，那不羁的发丝随意垂落着，平添了几分懒散。

这是一张足以令天下女子疯狂的俊逸脸庞。一双剑眉飞扬入鬓，狭长的黑眸深不可测，慵懒之中却又隐隐带着一丝犀利，令人不敢逼视。鼻梁高而挺，薄唇微扬之间，七分冷嘲，三分轻蔑，仿佛这世间所有的一切皆入不了他的眼，进不了他的心。

接过苍云手中的热茶，谢临倚着床沿悠闲自在地饮着，那认真仔细的动作就像在品尝着世上最好的香茗，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才苍云同自己说过些什么。

而苍云也依旧只能静候着。

忽然，门外传来了阵阵喧闹声。

“让老子进去！滚开——”

“叶副庄主，没有楼主的命令，你不能进去。”

“他谢临算什么东西？让老子在这里等了一夜，现在还敢蒙着被子睡觉？别以为是什么沧风楼的楼主就把自己当神了，老子可不吃这一套！滚——”

只听“嘭”的一声，似是有人被摔倒在地上的声音，紧接着，一道黑影如疾风般冲了进来。

“谢临在哪里？”

来人年约五十，身材粗犷魁梧，眼若铜铃，满面的煞气。他正是澜雨庄这次派来的使者——副庄主叶亦原。

苍云见他这就这样冲进来，不由地看了看谢临的脸色，却见谢临还在漫不经心地品着他的香茗，好像根本就没看到叶亦原这个人。

叶亦原本就是火爆脾气，在外等了一夜已磨尽了他的耐性，此刻又看到谢临这副根本不把自己当回事的模样，胸口一把火几乎把他整个人都烧了起来。

在打得澜雨庄溃不成军的时候，是谢临主动退的兵，然后莫名其妙递上了联姻契约，要求同澜雨庄联姻，黑白两道从此同盟，太平天下。

但庄主派了人过来，谢临却让他在外面干等了一夜，理由是白道同盟正在召开重要会议，魔教中人不得进内。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正午，会也散了，谢临竟又跑去睡午觉，再一次把他晾在了那里。

想他叶亦原十六岁出道，在黑白两道混了三十多年，当年称霸魔教的时候，谢临还没出生，哪里轮得到他这样气焰嚣张？即使是上一任的沧风楼楼主萧静行也都要让着自己几分，更何况谢临只是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！

“谢临，你他奶奶的，到底想怎样？给老子说清楚了。”

他话音未落，忽然觉得双膝一痛，腿上一软，便直直跪了下来。

这一跪，他竟没能再站起来。双腿上的穴道显然已被高深的内力给封住了。

叶亦原神色顿时大变，低头看向自己双膝之时，却发现身旁的地面上竟赫然躺着两根褐色的茶梗。

——谢临竟是用这两根茶梗点了他的穴道，迫他跪下的吗？

没想到自己行走江湖数十年，这一回竟在一个毛头小子面前，阴沟里翻了船。

“谢临！”叶亦原虎目圆睁，恨恨盯着还坐在床沿品茶的男子，“你这是什么

意思？”

埋首于香茗之中的谢临，终于缓缓抬起了头，那狭长慵懒的眼眸中隐隐掠过了一丝如刀锋般的光芒，似乎能刺进人的心底里。

叶亦原被他这么一看，竟不自觉地避开了眼。

“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里是沧风楼。”谢临慢悠悠地说着，他一字一句都说得很慢，似乎存心要对方把这一字字都牢牢记进心里去。

叶亦原忍不住轻哼了声。

谢临淡淡看了他一眼，将手中的茶杯放在了床头的案几上，薄唇一牵，扬起了一抹轻笑，带着冷嘲，“沧风楼既然是我谢临做主，就自然要守我谢临的规矩。叶副庄主可记着了？”

叶亦原从没见过如此傲慢，如此无礼，也如此邪魅的白道盟主，如果不是身居沧风楼，他几乎以为自己眼前所看到的，是除叶剑澜之外的另一个魔教枭雄。

很早以前，他便曾听江湖传闻，谢临也许是近百年来，江湖中最不像白道盟主的盟主。那时他还不太明白，但此刻已然见识了几分。

叶亦原毕竟也算魔教中的一个人物，不消片刻，他已镇定了下来，抬头冷冷看向谢临。“难道这就是谢楼主的待客之道么？如此一来，我们澜雨庄不得不质疑谢楼主联姻同盟的诚心了。”

谢临依旧静坐在床头，唇角依旧噙着那一抹淡淡冷嘲的轻笑。

“沧风楼的待客之道，只待诚心之人。”

叶亦原听出了谢临话中之意，抬了抬眉，“看来谢楼主是责怪澜雨庄不够诚心了？”他堂堂一个澜雨庄副庄主前来商议联姻一切事宜，这谢临竟还指责澜雨庄不够诚心，他以为他是谁？

谢临似乎看透了叶亦原心中的想法，剑眉一挑，淡淡地吐出一句：“因为你不是叶剑澜。”

此话一针见血，却也让叶亦原一口气憋在了胸口。原来，在谢临的眼里，他叶亦原根本什么都不算吗？

——好一个狂傲的白道盟主。

叶亦原冷哼了一声，正欲反驳回去，忽听一道娇脆的声音由外传来：“谢楼主若觉得我们澜雨庄只派出一个副庄主不够诚心，那不知我又是否够分量？”

谢临虽然还是坐在床沿未动，但那双狭长的眸子却掠过一丝淡淡的精光。

“苍云，沧风楼可以解散了。”他轻笑，修长的手指轻轻一弹案几上的茶杯，“叮”的一声发出一道脆响。

他这句话，顿时让苍云变了脸色，慌忙下跪。

“苍云该死，愿受责罚。”连着两次让外人直闯沧风楼，身为掌管沧风楼内坛安全的律堂堂主，他必须承担起全部的责任。

“谢楼主，擅闯贵楼是我的过错，谢楼主若要罚便罚我吧！”

随着叹息声，门外，已缓缓走进一名紫衫长裙女子，长发披肩，发上仅系着与衣着同色系的紫色发带，清雅脱俗。她虽没有闭月羞花之容，沉鱼落雁之貌，但那一双眸子灿若春华，皎如秋月，让整个人都夺目生辉。

那是一双可以摄魂的眼睛，可是笑起来的时候，竟是一副眉眼弯弯的模样，平添了几分孩子气。

仿佛已经知道来人是谁，谢临连看都不看那女子一眼，只是轻笑，“以你澜雨庄的大小姐叶紫妍的身份，我谢临又怎敢责罚？而且这个分量当然也是足够了！”

苍云听闻叶紫妍之名，不由看了她一眼。没想到这名清雅的紫衣女子竟是魔教之王的女儿。怎么看，她都像一个名门正派的大家闺秀。

“紫妍——”叶亦原显然对叶紫妍的到来感到吃惊，然而，叶紫妍却未理他，而是看向谢临，淡雅一笑，“那谢楼主是否可以放人了？”

谢临终于抬起头，狭长的黑眸直直望进叶紫妍的眼里，语气淡漠：“我说过，来了沧风楼，便要守沧风楼的规矩。叶副庄主违反我们楼规，对我不敬在先，大小姐又如何给我一个交代？”

叶紫妍眉宇间那温雅内敛的神色未变，只是淡淡地回应：“我身为澜雨庄现任庄主，若是部下犯错，自然要为自己的部下承担起一切责任。”

谢临平淡的脸色终于微露出了一丝诧异，但隐隐带着三分冷嘲，“原来已经不是大小姐，是叶庄主。”

叶紫妍依然含笑而立。

她的笑容……依旧未变分毫……

谢临唇角微微一挑，敛起了眉宇间的神色，站起身走到叶亦原身前，伸手轻轻一托。

“既然叶庄主为你求情，看在你们庄主的分上，我姑且放你一马。”

叶亦原已经站了起来，就连双膝上的穴道也不知何时竟已被解了开来。

“哼。”他甩开了谢临的手走到叶紫妍身边，满面诧异，“紫妍，你怎么——”

“干爹。”叶紫妍以眼神阻止了叶亦原的问话，淡淡地道，“干爹，你先回庄，这里的事我会处理。”

叶亦原几乎跳起来：“我怎么可以留你在这里。”

“干爹。”叶紫妍目光一凝，隐隐带着几分她父亲叶剑澜那迫人的气势。

这几年，紫妍真是变了好多。叶亦原沉沉一叹：“好，我先回庄，但你自己要小心。”

临走之前，他恨恨地看了谢临一眼。

若是紫妍在这里发生什么事，他一定会把谢临碎尸万段。

谢临伸手轻轻一挥，苍云已经领命退了下去。

转眼间，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。

叶紫妍深深注视着对面那张熟悉却又陌生的脸，淡淡地微笑：“谢楼主别介意，我干爹就是这副急性子。五年未见，没想到我们彼此都变了很多。”

“是吗？”谢临漂亮的剑眉一挑，语气中满是冷嘲，“你是指我的人变了？还是指我的身份？”

叶紫妍依旧微笑：“都有。”

深深凝视着那抹熟悉的微笑，谢临也忽然轻笑了起来，但那笑意却冷如寒冰，“那你可知，现在的你，在我的眼里又是什么样子？”

叶紫妍微微垂下眼帘，唇角笑意未变，“叶紫妍始终是叶紫妍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”

她这一句话，竟像根针一般直刺进谢临的心口，那双狭长而邪魅的眸子掠过了一丝不为人知的复杂光芒。

从来都没有变过？

“好一句从来都没有变过。”他冷笑，“那叶庄主应该很清楚今日我们所要商讨的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叶紫妍抬起了头，脸色很平静，“我会如约嫁给你。若是从此黑白两道同盟，不再滋生战端，倒也是一件幸事。”她话语一顿，直直看着谢临，那双眸子灿若月华，“而且，有些话，我想与你说清楚。”

上苍待她不薄，让她再次遇到了谢临，五年前未曾说出口的话，如今也该说清楚了。

然而，眼前的谢临却是微合了合眼帘，不知掩去了什么异样的神色。等他睁开眼来时，那双黑眸已是深沉得让人摸不到底，“既然叶庄主如此爽快，我谢临三媒六聘自然不会少了你，沧风楼也会将这场婚宴举办得热热闹闹。”

轻轻一叹，叶紫妍垂眸掩去了那瞬间掠过的复杂，“那叶紫妍告辞。细节方面，澜雨庄自会派人与贵楼商议。”

目送着那道纤细熟悉的身影离去，谢临颓然跌坐在了床沿边，眉宇间满是落寞与苍凉之色。

这五年来，她似乎过得并不好。

虽然她笑起来的样子依旧眉眼弯弯，依旧孩子气，但那双眼睛里所透露出来的东西，却已不似当年那般无忧无虑。

她变得沉稳，也变得会隐藏自己的情绪了。

他突然发现，自己并不喜欢她的改变……

* * *

黯淡的烛火在黑暗中摇曳着，勾勒出了一幅幽冷阴森的画面，那种冷似乎能透进人的心底里去，一分分地吞噬你心中的暖意。

素雅的供桌之上，立着一个冰冷的牌位。牌位上除了一个“谢”字，并无其他任何字迹。

谢临一身喜服站在牌位之前，那触目而热烈的红色与这座幽暗的内室形成了

强烈的对比。

静默地看了良久良久，他终于轻轻一弯唇角，扯出一抹冷而轻嘲的笑容。

“我要成亲了。”他淡淡地道，声音略略带着冷漠，却又暗藏着一丝不为人知的艰涩，“我想，我应该告诉你一声，虽然你可能并不想知道。”拿起供桌上的一把香，就着烛火点燃。那袅袅轻烟在空气中一分分地缠绕、交织、幻化，渐渐地，他似乎看到了一张熟悉万分、却从来都只有憎恨与责骂的脸庞。

心底深处，那道已然掩藏了许久的伤口忽又隐隐刺痛了起来，他索然微一闭目，待睁开眼时，只剩下了一片不见底的清寒与冷意。

“你放心。过不了多久，你的愿望就会实现了。”将手中的那把香轻轻插在了香炉之上，他紧紧盯着那个牌位，黑沉的眼底却有一抹令人看不清的光芒在闪烁着，“到时我会和他们一起下去找你，不知你见到我，会不会开心呢？”

门外忽传来轻微的敲门声，“公子，新娘已经到了。”

“嗯。”他轻应了声，开门走出暗室。

打开门的一刹那，他忽然觉得眼前那满堂的红色就像燃烧的火焰。

可以在瞬间，将一切毁灭……

* * *

白道与魔教联姻结盟，那一场盛大的婚礼几乎让整个江湖都为之沸腾了。

虽然无人敢正面同谢临对抗，但白道中还是有很多人不服气。他们与魔教苦战了这么多年，原以为这一次可以一举端了魔教的老窝，但谢临却突然退兵，与魔教握手言和，甚至提出什么联姻同盟。

但此时的谢临在白道可谓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因为那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和狠厉强硬的手段，让许多白道中人都对他心生畏惧和不满。

有人曾暗中查过谢临的身世背景，却发现是一片空白，根本就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。谢临——根本就是一个谜。

早在谢临入主沧风楼的时候，便有人提出异议，不能将沧风楼交到一个不明不白的人手中。更何况，沧澜令代表着武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，拥有沧澜令

的人，可以统领整个江湖白道。

但沧风楼的规矩原本就是以成败定输赢。无论众人如何反对，谢临赢了萧静行是铁一般的事实。

许多人为之扼腕，更是预言，江湖从此就要毁在这个叫谢临的少年手里了。

但后来谢临所做的一切却让很多人都心悦诚服起来，渐渐抛却了原有的成见。比起萧静行甚至沧风楼的历任楼主，谢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黑白两道征战了近百年，一直势均力敌，但谢临的出现，却扭转了这一局势。是谢临在短短的五年内带领着白道同盟一举将魔教逼进了死路。

原本，已经是死路了。可是谢临却偏偏给了他们喘息的机会。为什么？

很多人不甘，也有很多人不满……于是，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便暗中勾结，蠢蠢欲动……

“公子，小心些。”

好不容易挨到婚宴结束，苍云扶着已喝得大醉的谢临踉跄走向洞房。

谢临喝得很醉，醉得几乎连路都走不稳，一身大红喜服穿在他的身上，却奇异地衬出了一脸的苍白。

苍云在谢临的脸上找不到半丝开心的感觉。虽然整场婚宴上，谢临似乎笑得很开心，甚至开怀畅饮，逼着各大掌门和他一杯杯地灌酒，但在喝酒的那一瞬间，那双眸子里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来不及掩饰的落寞。

苍云贵为沧风楼律堂堂主，同时也是谢临的贴身护卫。这五年来的相处，虽然不能说完全了解谢临，但至少也懂得察颜观色。

谢临并不是个轻易泄露自己真正情绪的人。他总是冷眼地看着面前的一切，淡淡地嘲笑。很多时候，苍云几乎要以为，在谢临的心里什么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，包括沧风楼，包括整个白道同盟，甚至包括他自己的性命……

五年前，向来正直不会拐弯的苍云得罪了一些白道中的一些伪君子，被他们逼到了绝路，是谢临把他从鬼门关救了回来。他曾问谢临为什么救自己，谢临竟只是挑挑眉，丢下一句，我高兴救便救，然后便转身离去，一句话也没多说。

后来，在比武大会上，苍云再次见到了谢临。看着夺位大会上，谢临技压群

雄，夺得了沧澜令，但他却在谢临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的开心和兴奋，他只看到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所流露出来的冷意和嘲弄。

也许，武林中人人想得到的沧澜令，在他谢临的眼里只不过是一块废铁。

苍云不明白，视权力地位为粪土的谢临为什么要夺沧澜令，为什么要入主沧风楼？

直到如今，这个疑问还藏在苍云的心底。

在谢临入主沧风楼的第二天，谢临便让苍云做了律堂堂主，甚至让他做了贴身护卫。

当苍云再一次问为什么的时候，谢临也跟上次一样，淡淡回答了他一句，我高兴。

那时，苍云真觉得谢临任性得近乎狂妄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完全不考虑后果，不考虑将来……但在那表面的任性之中，却又暗藏着什么……是什么呢？苍云看不清。

然而在苍云的心底，他却很确信地认定，谢临是一个值得他尽忠的主子。

这无关乎救命之恩，而是一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东西。

“公子，到了。”

转眼，苍云已扶着谢临到了洞房门口。

“嗯。”谢临低低应了一声，轻抚着额际，甩了甩头，似乎让自己清醒一些。当他抬起头时，看到房门上贴着那个大红“喜”字，唇角竟牵起一抹淡而嘲讽的轻笑。

忽然，他一扬手，竟将那个“喜”字给揭了去。

苍云不由怔了怔。

公子怕是不喜欢这次联姻吧？但为什么他要放弃一个绝对胜利的机会，把自己后半生的幸福都葬送进去？

“苍云，你先下去。”谢临淡淡地吩咐，然后推开了房门，走进了房里。

“是。”苍云恭身退下，但转过身时，却微微叹了口气。

刚才公子伸手揭去那个“喜”的时候，他清楚地看见了公子眼里那一闪而逝的伤痛。

那样的伤痛竟从谢临的眼睛里流露出来，想必是刻骨铭心的吧？看来，公子与这魔教之王的女儿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……

* * *

寂静的喜房内，烛火沉默地燃烧着。

红色而充满喜气的床头，头盖红巾的新娘正静静地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谢临轻靠在门上，微合双目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？良久，他才走过去，站在新娘面前，一双黑眸紧紧盯着那双放置在膝前，互相揪握的纤纤玉手。

“你现在若是后悔还来得及。”

红盖头下的人闻言似微怔了怔，却轻轻摇了摇头。

谢临那双狭长的黑眸似闪过了一丝雪亮的光芒，唇角一扬，他淡淡地笑道：“好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我们就继续——”他伸出了手，欲揭起那红盖头，忽然，眼皮底下刀光一闪，一把锋利的短刀直刺他的胸腹。

那一刀，出手极快。

谢临此刻又贴身接近，原本，这是万无一失的一刀，一击必中。

但不知怎的，那一刀竟落空了，手腕已被牢牢地锁住，力道之大几乎将她的手硬生生地折断。

“新婚之夜，竟要谋杀亲夫吗？”

耳畔忽响起了谢临的冷笑，那笑声似乎比手中的短刀还要寒上三分。

她还来不及有所反应，只觉心口一凉，似有什么东西准确地刺入了自己的胸腔之中，毫不留情。

谢临——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。

意识消失之际，她的脑海中只来得及闪现这一句话。

“公子——”

听闻异响的苍云已冲了进来，但看清眼前的一切时，也不禁呆住了。

新床上，一片血渍触目惊心。头上还覆着红头巾的新娘胸口竟插着一把短刀，几乎没柄，显然已是断了气息。

而谢临只是冷冷地站在床前，眼睛里看不出一丝情绪。

不消片刻，苍云便恢复了镇定。他走到床前，轻轻掀开了新娘的头巾，一张绝色的脸庞顿时显露了出来。

——不是叶紫妍！

苍云心里微松一口气的同时，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

“公子——”苍云正欲开口，谢临忽然一举手，阻止了苍云的疑问。

“月。”随着他一声低唤，一道纤细的身影已从门外急掠了进来，单膝而跪。

“公子。”那是一名穿着黑衣的女子，面上带着银灰面具，掩住了原本的面容。

苍云认得她。她是影堂堂主紫月。

沧风楼一共有四大分堂，律堂、风堂、赤堂、影堂。

律堂主管沧风楼的安全与纪律；风堂掌管着财政收支；赤堂则是沧风楼的杀手组织；而影堂，是谢临入主沧风楼后新设的一个分坛，专门执行他所下达的秘密任务。

在沧风楼已经五年，苍云从未见过紫月的真面目，只知道紫月是绝对忠诚于谢临，她所执行的秘密任务，除了谢临之外，无人知晓。

在这个时刻，紫月的出现又代表着什么？

“起来吧，事情办得如何？”谢临走到还摆放着合欢酒的喜桌前坐了下来，自行倒了一杯美酒，自斟自饮。

紫月垂首道：“与公子所料相差无几。”话落，她站了起来，伸手轻击了两掌。几名黑衣人已带着一名红衣女子走了出来。

正是叶紫妍。

她的身上还穿着大红喜服，虽然发丝散乱，衣物不整，显得有些狼狈，但那一双眸子却是镇定自若。

然而，当她看到喜床上那具已经断了气息的尸体时，柳眉不由微微一皱。

苍云心中疑团重重，也不敢多问。

谢临竟看也未看叶紫妍一眼，只是淡淡地问：“是谁做的？”

“巨侠帮、青城派、曲意庄。”紫月应道，然后朝属下使了个眼色，那几名黑衣人领命而去，不一会就押出了三个五花大绑的人。

他们一个是巨侠帮帮主李星，一个是青城派掌门独孤傲，还有一个是曲意庄庄主林立。

“你们这份大礼送得可真是重啊！”谢临唇角一扬，牵起了一抹冷冷的笑意，然后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。

“谢楼主，饶命啊——”李星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不断地求饶。“楼主，饶了我们吧！我们再也不敢了——”

就连曲意庄庄主林立也是骇白了一张脸，浑身打颤。唯有独孤傲始终冷沉着神色，一片镇定。

谢临的目光一扫过那几张脸，最终在独孤傲的脸上停了下来。

“看来独孤掌门对我有很大的不满。”

独孤傲冷哼了一声：“谢临，你别以为仗着自己的武功和沧澜令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别人都怕你，我独孤傲可不怕你。”五年前，他就看谢临不顺眼了，没想到，五年后，谢临竟会成为沧风楼的主人。江湖中无论谁做沧风楼楼主都行，就只有谢临不能。

谢临看着他，狭长的黑眸中掠过一抹兴味：“不知在独孤掌门的眼中，我谢临如何为所欲为了？”

独孤傲怒瞪着谢临，“谢临，你勾结魔教，给沧风楼抹黑，让白道同盟蒙羞，这些难道还不够吗？”

“哈哈——”谢临忽然大笑了起来，那笑声就像把刀直刺进人的心底里去。蓦地，他停下了笑，紧紧盯住独孤傲，“所以，你准备趁我新婚之夜，毫无防范之际，将新娘偷龙转凤，然后杀了我为你们那些同盟出一口气吗？”

独孤傲被他那双犀利而满含嘲弄的黑眸看得极不自在，不自觉地别开了眼。

“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如今事败，我独孤傲无话可说，你要杀便杀。”

“杀了你？”谢临把玩着手中的酒杯，眸子里闪烁着莫测的光芒，“你还没供出主谋是谁，我又怎能杀了你？”

独孤傲一怔：“没有主谋。这些事全都是我们三个人做的，我们就是主谋。”

“是吗？”谢临冷笑，忽然指间微一用力，掌中的酒杯已“叮”的一声，碎成了碎片。摊开手掌，他看着那些碎片自掌间纷落，淡淡地道：“只要你们供出主